



1943年10月第26中隊移住昆明後，其隊長諾爾邁（左）在P-40機前與隊員們談天。

駐南寧美空軍抗日勝利紀念

· 沈運曾譯 ·

幾名駕著即將汰換久經戰損之P-40的飛虎隊美國飛行員，在廣西南寧上空，對抗三十二架日本「零式」機大獲全勝經過……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日本海軍飛行員吉田一平(Ippei Yoshida)快飛近南寧盟軍機場時，他覺得有些緊張

且心神不安。吉田係和另兩批人馬，奉命當天下午去俯衝炸射該基地，在他們頭頂上六千呎，瞧見一片雲層，正好可以掩護敵機。說著敵機、他似乎發現一團陰影正從遠處雲霧中穿出，吉田和志同道合們心理明白，大概快接受美國飛行員「熱烈」的歡迎了。

南寧位於中國西南部之廣西省，在東京灣(Gulf of Tonkin)北面約七十五英哩，當時由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派機進駐協防——實為該戰區日軍肉中刺眼中釘！自四月份起，南寧遂由使用寇蒂斯(Curtiss)「戰鷹式(Warhawks)」P-40K之第五十一戰鬥大隊的第二十六中隊接防，該中隊當時被戰場上及日本航空團，喚為「中國閃電戰機(China Blitzers)」，以形容其厲害及神速。

整個第十四航空隊各大隊、中隊均由陳納德少將(Maj. Gen. Claire L. Chennault)指揮，三月間便會兩度在已被日本佔領的海南島執行炸射任務成功；三月四日由十架「密契爾(Mitchell)」B-25轟炸機，和八架

P-40，到海南島北岸之海口機場低空攻擊，共擊落日機三架，其中兩架為日本海軍第二五四航空團的三菱A6M「零式」戰鬥機，炸毀在地面飛機十一架，及死傷一百餘人。這次任務還有駐桂林「中美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的第八戰鬥中隊參加。到三月十三日，B-25機群又來到海口，這次便由駐南寧第二十六中隊的「戰鷹式」護航了，共擊落掉號叫「東條(Tojō)」的日本陸軍「中島式(Nakajima)」戰鬥機三架，及可能擊落者三架（事後證實以上均為「零式」機），日海軍尚報導，地面損失航機七架。

日本佔領海南島的指揮官決心採取報復行動，他派遣兩個戰訓單位：駐三亞及海口的戰訓團，及同時亦駐守三亞之第二五四航空團，三隊人馬



26隊全體飛行員均配戴中國閃電戰機之臂章。



美空軍第14航空隊司令官陳納德少將（立者左三）在新換裝之P-51B機前與第26隊飛行員講話，最左立者為普南上尉。



宣稱在南寧擊落一架P-40的日軍飛行員堀光夫准尉。

全部使用最新型之「零式」機。戰訓單位中，暗藏正擔任教官的數名極具經驗的戰鬥飛行老手。例如三亞戰訓團中年方二十三歲的堀光夫（Mitsuohari），便是有十架紀錄的空中英雄。

五架P-40激戰三十餘架日本零式戰鬥機

四月五日這天，正午剛過，三亞

戰訓的十二架「零式」——分三個分隊，每分隊四機，各載單一的六十公斤炸彈一枚——由垣雄中原少尉（Lt. u.s. Tsuneco Nakahara）領隊，士官長吉田即其僚機，從三亞起飛。飛越海口上空時，與該基地戰訓團由克洋太郎（Katsuhiko Hashimoto）率領之另十二架「零式」，以及第二五四團之九架護航的「零式」會合。第二五四團領隊為弘前田中尉（Lt. Hiroshi Maeda），奉命為此任務三十三架戰鬥機之總領隊。然後浩浩蕩蕩直奔西北方二五〇哩外之南寧，半途有一名飛行員，因飛機故障折返基地，故實際出動戰機為三十二架。

當吉田士官長目視南寧基地之際，基地作戰官馬歇爾中尉（Lt. Lyndon O. Marshall），正率領四名第二十六隊飛行員，在基地上空雲上飛行，他們所駕駛的戰機乃是基地最後僅存之五架「戰鷹式」戰機（其他的已到中南

半島出任務去了）。此一組飛行員為：鄧肯中尉（Lt. Alex R. Duncan），及布朗（Sam L. Brown）、邁斯（Lloyd E. Mace）、和普南（Allan G. Putnam）等三名少尉。邁斯後來回憶，他飛的是一架「上次任務時被地面砲火輕微擊傷，臨時湊上來的P-40」。

在事隔五十多年後，馬歇爾描述當時纏鬥激戰情形說：「經由中國的地面警報系統通知我們，日本戰機進襲的大編隊來了，是從海南島方向，我們馬上起飛……爬升穿過濃密的霾雲終於到達一萬八千呎，此時收聽到無線電話『鬼子們直奔機場來了』，由於雲層太厚，既找不到敵機也看不見地面，因此，我們只好向自己基地方位俯衝，好不容易出雲，果然發現敵機的大編隊，我們快飛掠過，我保證我們自己正如日



日軍零式戰鬥機（摘自網路）。

軍們一樣吃驚！從這一刻起，老天爺！那才見識到真實的空戰」。

由於我們是俯衝而下，在纏鬥時期，P-40的爬升和小轉彎原本趕不上「零式」，但在俯衝時卻大不相同，速度確實讓我方佔盡優勢。我把瞄準具對正一架日機，剛剛成一直線，幾乎立刻已然開槍，而且馬上便見其在一團火焰中墜下！一回頭，又撞上前方不遠另一架「零式」，照樣一轉眼又在在一團火焰中將其擊墜。因為，當時四面都是許多零式戰機，隨便就找上一架難度不大，再說他們大編隊

飛行還來不及散開；可是，俯衝追擊中，高度損失得快，我必須爬升回去，這時來了三架鬼子咬上我的尾巴，我一面飛一面回顧，以便其開火時盡量轉避。

飛行進入螺旋生死一線

到了這種緊急時候，一向應把油門一直推到底，我們叫著「作戰緊急馬力(War Emergency Power)」的位置。可在一面爬升又一面集中注意力避讓敵機擊中之際，無法察覺空速漸漸減退瀕臨失速。正說著：飛機一個翻

身側擊，便進入了側飛螺旋，直向地面墜下！我曾在戰訓團，飛P-40經驗過一次側飛螺旋，當情況發生時，假如飛行員乾脆關死油門，或者減小馬力，他便有很好的機會從螺旋中改出來……但當時我已不清楚自己的高度，但卻忽略了減少馬力。只記得在下墜中，我一路和駕駛桿、舵拼命地奮鬥。不管怎麼說吧，我總算從螺旋中改了出來。怎麼辦到的呢？我不知道是否在忙亂中，我終於把油門關了？我真的不清楚。最讓我意外的是，機尾緊追的日機一架也不見了，他們



最上馬歇爾、中為普南、下二鄧肯、最下為布朗，均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出擊，僅布朗與日戰機相撞，係唯一犧牲之美國飛行員。

大概認為我已被擊落了吧。當我改正平飛後，飛機幾乎已碰到了樹梢，待我爬回高度，激動與慌亂早已減退，日本飛機一架也沒再瞧見了。

回頭再看日軍這邊，當吉田士官長發現頂頭上機隊影子後，便向垣雄中原長機發出信號，長機指出他將此潛在問題交給護航機隊，然後率同負責炸射之三亞飛行員們與基地跑道平行掠過，向右轉彎，由西向東俯衝而下，吉田跟著中原第二個扔下炸彈，然後平直飛行脫離。當他倆再度右轉，準備掃射機場時，吉田覺得奇怪，他怎麼看不見自己分隊中的另兩架「零式」呢。這時他發現雲下有五六架敵機，正追射著一架「零式」，眼看燃燒著墜下。

他知道這犧牲者，必定就是中原的第二架僚機石岡(Ishiooka)。

飛虎隊P-40重創日軍零式機

此時，兩架P-40向他自己俯衝下來，吉田轉身，頭對頭便迎上前去，但兩架P-40不肯上當，迅速拉開；說時，另一架「戰鷹」從斜刺裡向其攻擊，吉田與中原便被衝散。後來吉田追上一架P-40，並擊中其幾槍，僅見P-40冒著黑煙，吉田無法證實其傷勢。此時他的油量快光，追上

堀光夫，兩人一起安全飛返基地，在途中吉田眼見有五、六架「零式」被擊落。

當「海口戰訓團」領隊克洋太郎，目睹前面P-40機群俯衝攻擊三亞來的「零式」後，立刻拋棄炸彈，海口來的飛行員們照方抓藥，紛紛也拋棄炸彈加入混戰。後來克洋太郎說，他不但把剛擊落石岡那架美國「戰鷹」機給打下來，在他彈藥用罄時，還從低空多架「戰鷹」中逃出，飛回海口。據報導在他機身上，落地後一共數出十六個彈孔。

等到日軍二五四團護航「零式」機趕到現場時，基本上空戰早已過去——雖日軍後曾伴報稱，與毫無決定性之十架P-40遭遇，並宣稱低空炸射擊毀地面B-25一架和P-40一架。

但是依據「第二十六隊」美軍官方隊史記載：「敵機進擊機場分為兩批，從三千呎俯衝轟炸輔助跑道，造成輕微損壞，第二波曾多次掠飛掃射，計擊毀地面P-40一架，重傷另一架」。

南寧基地作戰官馬歇爾記得：「一場空戰之後，由於油量尚夠，我們四人遂在基地上空飛行掩護，直到其他飛機任務完畢回場。當我降落時，不慎衝進草地跑道邊的溝中，目測檢

視戰機，左輪已被擊掉、機身另有數處破損，但均不嚴重，整個飛行時間為一小時又廿分鐘」。

空戰後，僅有四機在基地上空掩護的原因，是布朗與一架「零式」相撞殉職了（第二十六隊隊史記載，布朗之P-40係與日本戰鬥頭相撞）。年方二十四歲的山姆布朗被迫追贈「



1945年春季所拍攝廣西南寧市區一景。

傑出飛行十字勳章(DFC)，並正式紀錄其擊毀「零式」一架。

零式戰機自殺式攻擊

美國空軍第五十一大隊十六中隊，一位認識山姆布朗的飛行員羅埃布朗(J. Roy Brown，兩人無親屬關係)，回憶起三月初兩人在南寧曾有過



二戰時空拍獲得的日軍零式戰鬥機。

一段重要的談話：「他再一次向我盤問，空戰遭遇時，『零式』飛行員喜歡迎頭對撞的事。他問『零式』機轉彎，是不是像他在美國國內傳說的，要比P-40快？我告訴他，我懷疑大多數『零式』飛行員不再像我一樣，沒興趣對頭相撞了。我建議他，萬一你一旦進入這種情況，最好在頭對頭時把那傢伙給射下，千萬別讓他試圖撞你。布朗非常自信（甚至有些好戰）說兩機對頭時，他絕不首先拉開；他也不信，一架『零式』轉彎能快過他。我只有聳聳肩，視為不過是一位新進飛行員的狂語罷了。誰知道，他真的在南寧跟一架『零式』頭對頭相撞了」。

再看美方這幾位飛行員，作戰官馬歇爾為第五十一大隊全大隊合乎空中英雄資格僅有的五名飛行員之一，他已有擊落四架和可能擊落一架，及擊傷一架的紀錄，亦曾獲頒「傑出飛行十字勳章」。五月十三日他護航B-25至海南島之役，便寫下了他擊落敵機第一架的紀錄。普南少尉，則是擊落兩架和可能擊落一架，及擊傷一架紀錄。鄧肯中尉是擊落和可能擊落各一架，以及邁斯少尉有擊落一架紀錄。馬歇爾中尉回憶說：「地面部隊找到全部被擊落的日機，確證我們

戰績無誤」。

正如馬歇爾一般，在此一任務前，鄧肯已經是空戰老手了，因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昆明上空，他就擊落過「東條」一架及可能擊落兩架。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之役，又擊落及可能擊落「中島」式機各一。故鄧肯此次也獲頒「傑出飛行十字勳章」，另兩人則獲得「航空勳章(Air Medal)」。

日海軍航空部隊卻宣稱：在南寧上空擊落P-40七架及可能擊落兩架，再加擊毀「戰鷹」三架與B-25兩架。但事實上美方之損失，總計僅在空中為一架P-40及其飛行員，另一架在地面被炸毀，以及兩架被擊傷而已。

日軍方面總括來說，兩戰訓團有九名飛行員被擊斃，其數與美軍報稱的相符，三亞戰訓團領隊垣雄中原便名列死者之中。總之，姑且不論在戰機數量上日方已佔了較六比一還多之優勢，可是日軍航空團，仍被單單一個分隊的美國P-40所痛宰。

南寧飛虎揚威 百姓歡興鼓舞

對於此次空戰中國當地的反映，具馬歇爾稱：「南寧的老百姓們，目睹日本鬼子被痛鞭嚴懲，高興得不得

了！他們歡欣鼓舞地跑來表示謝意，包括南寧政府單位，很多人到基地來，手捧繡了空戰日期，一隻『飛虎（Flying Tiger）』擒牢日軍航空團飛機的錦旗，上面還繡上許多感謝我們的中國字，然後是更多的慶祝——包括遊行、鞭炮、煙火，還有許多講演和特別的宴會。接下來，則是南寧城裡面的影劇業公會，乾脆趕到基地來製作了一場大戲。

晉升上尉後，馬歇爾駕P-40及「野馬式（Mustang）」P-51繼續飛了二十五次任務，總計共七十三次；他和鄧肯均完成其戰鬥任務後，於一九四四年返回美國。邁斯與普南終於被擊落跳傘，但仍以P-51再創更高的紀錄。六月十八日邁斯擊落日本Z-43一架，普南則在俯衝轟炸敵陣中擊傷Z-43一架。八天後邁斯再擊落日「中島」式機一架。

七月五日邁斯從駐防之柳州起飛，作護航B-25任務，其「野馬」不幸為地面砲火擊中，他跳傘時因碰及機尾受傷，最後又掉進湘江大河中，中國敵後遊擊隊員冒著敵方猛烈砲火將他救起，然後歷盡千辛萬苦，經過一三八天磨難，終於逃回昆明，時為當年十一月底了。

普南於十月一日從南寧沿西江掃

蕩敵軍船隻，也是為地面砲火擊中跳傘，繼為中國遊擊隊救助，掩護其通過二五〇哩日軍陸軍佔控的地盤返營。

而第五十一大隊繼續在中國作戰直到二戰結束，所屬的第二十五中隊及第十六中隊，亦隨第二十六中隊換裝後，把久經沙場之P-40換為「野馬」P-51。

截至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日（V-J Day），該大隊在空中一共擊毀日機計一百七十九架，及可能擊毀及擊傷之多架（但此數還尚未包括第十六中隊隸屬於第二十三戰鬥大隊前，所擊落之六十八架戰機）。綜觀第五十一大隊在整體作戰方面的貢獻，及轟炸日軍龐大數量的地面物資，著實令後人所讚揚傳頌。



1944年時南寧各界贈送之感謝錦旗，左起普南、馬歇爾、邁斯及鄧肯。